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

七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三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元魏

北朝始於魏道武姓拓拔名珪因苻秦喪亂復興始立國於北方是爲北朝東晉孝武太元年丙戌初即代王位建元正月改國號魏四建天子旌旗稱警蹕丙申遷都平城戊戌秋平城今雲即皇帝位十一初即代王位年十六在位二州雲中縣十三年丙戌登國十皇始二天二興六天賜五迹三十九魏自聖武詰汾以前聖武謚奄宅幽方出爲君長厲典卒喪亂中原擾倚廬始受晉封改帝爲代王平文謚鬱律名繼之初有并吞中原之志聞愍帝意中至昭成謚什翼犍名平文征伐四克威震靈荒改都立號都雲中年号建恢建大業東自徽貊西及破落那莫不歛附末年秦師癸來伐避於陰山之北師退還雲中而子寔君難作明成爲子寔是君亦被殺所國亂遂亡代自始封至昭成六十一年爲秦所滅時珪生六歲矣昭成之孫辛未七月生秦使劉備辰劉庫仁分統其地又十年而即王位丙戌又十一年僭用天子禮丙申已而乘慕容垂卒大舉伐燕平并州丙申親勦四禮申寶慕容宝棄城遁并州平丙申賀麟爲主大破之平鄴戊戌正月慕容德奔渭濱鄴平威聲猛譽并州平降信都丙申平中山丁酉進軍討慕容賀譽并州平慕容寶慕容宝棄中山平丙申平中山丁酉時宝已奔中山丙申賀麟爲主大破之平鄴戊戌正月慕容德奔渭濱鄴平威聲猛譽并州平善郎以下多用文人引見士大夫使皆盡言片善守尚

山而歸也定國號定遷都營宮至建宗廟立社稷正封

設端經術平度量遣使考察守令不法者黜陟之

戊戌夏以行後

況當是時有鄧淵以典官制協首律有董謐以撰

郊廟社稷朝覲燕饗禮儀有工徒以定律令申科禁有

冕崇以考天象造渾儀及自即帝位以來命朝野束髮

加帽首依古制定禮樂

戊戌冬

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

三千人大索書籍

己亥春

入學以釋菜許口以授用制度

規模戛然改觀美矣然殺人之夫奪人之婦既已生子

又欲除之反見弑於其子之手豈天故產此孽子爲其

母報先夫之讐也耶可謂自貽伊戚者奚惜哉

初珪以賀夫人

美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凶狠無賴

己酉九月

珪殺紹母紹殺珪珪長子嗣誅紹乃賀夫人

南

宮氏曰魏之史臣見其國後寢大醜其世本鮮卑顧乃

上引黃帝茫昧無證之事以釋拓跋之姓

本紀詰

汾嘗田山澤見輜

帝土德此俗謂土爲布后爲跋故以爲氏

黃帝子昌意

誕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

本紀詰

軒自天下有美婦入新天下

女受命相偶旦日還期年復會於此言終別及暮詰汾至果見天女以生男授之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

語訖而去其子神元力微也

至今讀史者往往囿於其所欺訖千餘

年而莫之辨正吁亦惑矣明元嗣

道武長子誅紹即位

年十八戊申永興五

神瑞二年在明叡寬毅非禮不動資兼文武禮愛

儒生好覽史傳說崔浩論事錫以益酒而曰有如此之

味軍國密謀浩咸預焉

丁巳四

劉裕克洛陽浩料其歸

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乱同馬德宗之曹操也大悅

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暠

醸水精鹽曰朕其後下河南壬戌冬下洛陽癸亥

南宋洛陽皆平築長城以備柔然癸亥柔然寇邊築長城三

其無知兒與魏同種史稱其纂業固基內利外撫信然矣

晋安帝

朝帝太武壽明元長子癸亥冬即位年十六甲子始光四

正平

二在位凡二十有八年

聰明雄斷威畧赫然其征伐之克也禽夏

王開闢中賊宮人宮人乃數戊辰禽昌至京師走蠕蠕

正平

己巳親征沙漢柔然西走

正平

徙高車降民

正平

徙蠕蠕高車降民於漢南取河南初朱

宋取河南庚午敗德東破南充徐兗豫青冀六州

庚寅注

宋文帝朝其政事之善

也舉逸民

辛未舉盧玄崔綽李靈

定律令恤刑獄

辛未

定除五歲四歲等刑教弟子以振儒風

己卯克涼州

置督聞鼓以達冤人

壬申

誘宣常袞館教弟子儒風始振

甲子勸課

除田禁而賦百姓

己卯賜多封禁

勸課

農桑墾田大增

丙子命

綜理吏職

丙子命

有魏之業光邁南

北矣其於異端也因崔浩於長安八佛寺得兵器釀具

窟室婦女之奸誅境內沙門無少長悉阬之諸佛經像

付之烈譏

浩因討蓋吳至長安勸帝行之

第

第傷峻迫少近人情太子冕

於是緩宣詔書

冕素好佛使得爲計

沙門逃匿經像收藏無

怪他日取復而愈熾兼以浩雖不好佛而酷好天師

謙

之道教贊道其君諸壇場受符籙未得爲全善耳至於

性果殘忍征伐屠戮以人爲戲

破宋南充等六州時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貴樂

上盤舞

先是圖記之撰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刊石

爲碑銘雖云太過而務從實錄帝實命之一聞累揚國

正

又以爲末年以區區寵宦之微宗愛既殺其子又弑

司情

子左右誅之太子憂卒帝知太子無罪甚悔愛懼

弑餘毒所鍾再行弑逆

愛既弑君立南安王余僅十月又弑余濬立方誅爰夫豈

偶然哉厥有天道矣

初童謫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郊

余群臣遂奉皇孫即位

壬辰十月立年十二壬辰興安

年十四初太武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

帝靜而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然即位初年首興佛

教親爲沙門師賢等下髮以爲道人統遠改父之政獨

惟設酒禁

丙申止造大華殿郭善明說起宮室高允諫止亦庶幾得行

所當行止所當止者矣

宋文帝弘五月即位年十

三丙午天安一皇

即位之初首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

貢丙午從高允請是時

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清黜貪

牧守始有清潔之行

戊申始聽叡夙成兼資雄斷故能

再清漠野

庚戌夏大破吐谷渾秋親敗蠕蠕斬首五万

大啓南服

丁未夏取宋淮北四

浮屠之術

丙午親受籙道壇丁未作大像天宮寺用銅

厭世之心

辛亥秋欲禪位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諫

子自勝日代親之際內切於心

一日弊屣大位付之

起宮闈死於婦人之手悲夫

丙辰馬太后酖帝馮

本草亦猶他紙之馮后文

勅文太子辛亥八月受禮

辛亥延興五承明一太和

二十九年在位

五歲受禪馮太后臨朝冊已

帝英敏賴盡

心孝道幸免廢出

三日絕食又宦官諸被杖數十不逃

盡後遷都洛陽甲戌謂陸叡曰朕欲移風易俗欲卿等

墻十月發彭子孫廟美俗廣間見永居恒此不免而

城主洛陽始改元姓是爲元魏黃帝以土德王士方

物之元也丙子正月詔曰魏出宜改姓元

帝天性寬慈聽覽政事精勤庶務頗好讀書

手不釋卷五經史傳百家無不該貫才藻富贍在輿據

輶不忘講道好爲文章馬上口占一字不易十年以後

詔冊皆帝文也又好賢樂善情如飢渴獎用儒生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轡之徒皆以文雅見稱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焉

議興禮樂革華風威儀文

不遺不忘講道好爲文章馬上口占一字不易十年以後

詔冊皆帝文也又好賢樂善情如飢渴獎用儒生如李

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轡之徒皆以

文雅見稱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焉

不遺不忘講道好爲文章馬上口占一字不易十年以後

詔冊皆帝文也又好賢樂善情如飢渴獎用儒生如李

上皇始

更定律令親安疑獄

未親決

廢不究心其

在

伐也初平淮北

辛酉薛虎子軒司馬朗之淮北諸軍皆平

平氏羌

其後一舉而數齊罪於臨江甲戌冬發洛陽號

梁州尉

叛平

江數齊帝罪逆南陽九月聞齊帝殂以礼不伐喪班師脩橋梁則粗取

兵過

新野湖陽澆陽舞陰南鄉五郡又陷脩橋梁則粗取

南陽九月聞齊帝殂以礼不伐喪班師脩橋梁則粗取

兵過

淮伐木留

至於均田而行口分出業之法州郡田立三

耕以償直

南伐有司請脩橋梁

甲戌冬發洛陽號

梁州尉

濟以償直

南伐有司請脩橋梁

兵過

長以便民

丙寅立隴里黨二長定民丁藉改課

開倉以

賑貧

丁卯且聽民爲粥以濟飢癸亥三月爲粥於路又

賑貧

出閭就食

戊辰四月七千餘口九月冀州賜孝弟力田孤寡等穀

兵過

力士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己巳歲春冬如孔城祀孔子

廟

帛半疋祭比于墓以太牢

庚午爲文祭墓如孔城祀孔子

廟

立孔廟於京師己卯立大小學乙亥詔州郡舉士

甲戌至焚識繡之而求遺書亥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之不執

機杼者

丁卯又罷上方錦繡綾羅之工時

一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且其友愛諸弟終始無間嘗謂

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解后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

輔之勿爲他人有也惜其所不足者馮后以慢帷薄而

幽廢丙子七月廢其號昭儀譖之丁丑七月后昭

太子

幽廢

丙子七月廢其號昭儀譖之丁丑七月后昭

太子

太子

高苦蘶等已卯春幽之太子

太子

恂以譖言而賜死丙子太子私着胡服欲奔彭

城廢丁丑李勣譖謀反誅之文明太

文明太

后親弑獻文往往未察及其沒也哀毀反爲之過制不

能已責備之論焉耳丙子太子私着胡服欲奔彭

城廢丁丑李勣譖謀反誅之文明太

不恩著諸亦互權絕之反辟漏泄而視父喪殆過入倫

義理文太宗便頤劉玄用而莫正宋明帝玄

明帝

廟號武恪

文帝第二子已卯四月即位

景明四年

年

繼弱冠不能親決萬幾且好遊宴委任左右於是倖臣

趙脩趙邕外戚高肇及元暉盧昶用事疎薄宗室濁亂

國政至晦遷吏尚書恃寵貪縱用宦皆有定價當時選

者謂之市曹蓋可知也帝又專尚釋氏講經式乾鑿遠

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

三年伊吾二年未正月即位年六歲丙申熙平

監

三年

嗣位

魏氏之基壞於此矣

齊東昏至梁

明音詡武

太后臨朝帷薄不脩任用匪人賞罰乖舛造寺殫費力

屈人吏病由太后作永寧石窟寺極土不之美塔廟之盛前此未有始則于忠專恣

繼以庫士殺張彝父子識者已知其將亂

已亥彝子請

撫

那武計祿林席貴相率殺彝父子

焚燒等不復窮治識者知其將亂

已而元叉劉騰幽太

后及帝而握國柄庚子逮夫靈后反正傾覆之兆已至於

是元法僧稱帝於前乙巳元叉謀反葛榮稱天子於後丙午

爾朱榮所立當時鄭儼徐紇方且得幸太后竊權用事

爾朱榮所立榮之先契胡部落大人代爲酋帥

帝亦詔榮內向太后遂酖帝而立幼主釗子方三歲

梁武帝朝榮與元天穆奉長樂子攸即位是爲莊帝

子攸彭城王

梁武帝朝榮之孫戊在位二年引兵沈太后及幼主于河殺帝兄

第二人兄無上王邵弟又殺朝士二千餘人於河殺帝兄

帝可橋蓋榮既立帝隨惑人言將軍費禥之言天下乘機可取而自犯

豪奪之念故殺戮遷逐賴占吉不吉

幽州劉靈助之始

海謝奉駕洛陽後平顯亂遣執朝政北澠王顯因
是立為帝資丘入洛帝還都帝勤政事數覽民詞申理冤獄
榮為之不悅及平關中葛榮枝黨韓崇據幽并二州榮
逼離衆幽巫榮遣從子送關下遂欲挾帝移都帝因其來朝手
刃之榮與元天舊朝大欲更易帝先橫刀膝上手執之
太宰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是時榮永湘封王天穆
對王亦既快於人心矣內外喜叫
酒在尔朱世隆等推長樂王元曄立以爲帝即東海王
建元爾朱兆引兵執莊帝鎖於寺樓遷於晉陽太
原縊殺之旋又以元曄踈遠廢之而立廣陵王恭梁武
帝是爲節閔帝廣陵王羽之子辛亥即位之初慨然曰永安
剪彊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即
大三
通十三
手改詔書中外翕然咸稱明主末一年高歡已起信都
懷伐義討兆兆世隆天光度律等皆伏誅推渤海太守元朗爲主立
以爲帝朗章武王融子即位信都又使僕射魏蘭根慰
諭洛邑觀節閔之爲人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終難制
勸歡發之遂幽於佛寺卒以酖死又復廢元朗爲安定
王迎立莊帝孫廣平王子脩即位梁武帝朝是爲武帝
廣平王懷第三子子永歡以晉陽四塞自建大丞相府居之帝
雖歡所立而懼歡之迫捨歡而西入關以就宇文泰泰
迎帝奔長安癸丑七月帝總六軍十萬次河橋徵引軍
甚以五千騎西奔時泰
長安八月迎帝東陽先是數月熒惑入南斗梁武院
方下殿以禳星變應固在此非偶然矣二謂謬日

立清河王之子善見由洛遷都于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而魏之境土裂爲二矣魏自道武登國元年戊至孝武永熙二年通癸凡十二主八十九年而分爲東西魏焉

東魏

東魏靜帝善見

清河文宣王寶之子立年卡一甲寅天平四年元象一與和四年武定八年在位十六年遇弑。梁武帝朝西魏武帝凡三國

即位洛陽遷都于鄴相于時國政盡出高氏帝雖篤好文學從容沈雅何救敗亡一主六年而墓於高洋之北齊矣

梁簡文帝大宝元年庚午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也

西魏

西魏孝武奔長安軍國大權悉由於宇文泰

下柏陽畧公

方坐奔播屯塞之中恣情極欲從妹不嫁者三人

平原公主

明月南陽王同產也安德公主

甘同鳥獸之行泰復元

氏取平原主殺之帝不懌或時讐弓推案結釁于泰

於是數其罪而弑之矣

甲寅八月入長安十二月酖帝文帝寶炬

孝文之孫

涼兆王從武帝入關拜太宰泰既弑逆率群下勸進即位

乙卯大統十七年在位廿七年

帝雖負剛斷之資而權柄久矣屬之

安定公矣

改封

泰安定郡

東魏

因泰擅殺元烈

癸酉尚書元烈謀殺泰事曲泰殺之有犯

言臺謀誅泰

久見廢辱置之雍州卒以弑亡

甲戌正月

北齊文宣

南

恭帝廓

文帝第四子甲戌正月即位不改元在位三年嗣

齊

北梁簡文帝

南

泰之子覺慕西魏而爲後周矣十二月竟莫丁立正月
廢帝南朝梁簡文帝末西魏自武至恭四主二十有四年而滅於
宇文氏焉起永平二年甲寅終恭帝三年
丁丑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

北齊

北齊文宣姓高氏名洋高祖神武第二子高叡祖神武第三子高叡謚神武帝天保十一年在位二十年北齊起於高歡字六渾褚人也戎地其先燕高湖奔魏子謚坐法徒懷朔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傑所宗初歸尔朱榮說榮起兵以清君側榮誅又歸其子尔朱兆兆以葛榮部衆二十餘萬委歡時榮舉火出兆不意擊之兆縊死

通十三

十

香火重誓兆無猜疑兆既弑莊帝而立節閔歡於是起兵信都推元朗爲主仗義討兆名正言順而霸業昉於此矣魏節閔辛亥六月起信都十月奉朗爲帝壬子三月拔鄆據之三月敗北衆二十萬兆奔并州徐保并州平癸丑正月兆死北平歡旋復廢節閔元朗而立孝武身爲大丞相權歸掌握亡何因斛斯椿之讒椿譖孝武謂有二心孝武始與歡有隙歡舉兵聲言誅椿軍河北孝武亦率大衆軍河橋歡陳誠歎帝皆不答歡乃引兵渡河孝武遂有關中之道矣歡四十啓之邀迎君不見聽始戴善見而君之遷鄴之後鞠躬屏氣執香步從事靜帝甚恭亦何足以蓋其逐君之醜哉十餘年間號令政刑皆由己出與宇文泰治兵相攻互有勝負末年恭

攻平壁軍敗死者七萬皆力俱困發憤遂亡

丁卯正月卒

世

于澄嗣霸侯景直以鮮卑小兒目之曰吾不能與其事

遂叛魏歸梁

嶽在景畏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澄詐爲歡書

召之遂使其叛澄不承先志肆爲悖逆甫及數月幽

辱其主如拘寇讎

丁卯八月澄頓無礼侍飲舉大觴曰

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猶脚朕使崔季舒歐

帝三拳荀濟等謀殺澄不克澄遂幽帝含章殿而殺濟

未兩年方謀禪代而餚奴

蘭京之刀禍起不測矣己巳

溫與陳元康謀禪代爲京所殺年二十九初澄獲衡州

刺史蘭欽子京爲餚奴屢杖之至是澄謂人曰昨文夢

此奴殺我當急殺之京聞置刀盤下爲言進食澄

揮刀殺澄并常侍陳元康等高洋斬而脔之

弟洋因仍霸業未三年遂遷魏

是爲文宣武定八年庚午三月

魏即位之初留心政術務在簡靖迫於任使人得盡力

追異三

又能以法御下貴近不容內外肅然至于軍國機策獨

決懷抱繕甲治兵每臨行陣親當矢石屢犯艱危多致

克捷宇文泰帥師至陝見軍容整肅喟然歎曰高歡不

死矣乃振旅旋師不戰而却

庚午冬

自是破契丹癸酉十

翻万口雜畜八百万人

降突厥

十一月

平石樓

甲戌親討山胡

蠕蠕乙亥年酋長及生口二万餘牛羊數

又殺三千餘人國遂亡

所向無敵於

是以功業自矜嗜酒淫逸肆行往暴或身自歌舞或散

髮胡服或裸體塗粉或乘牛驢駝象不施鞍勒遊行市

里街坐巷宿無所不爲嘗掇太后落床自杖五十雖以

楊愔爲相使進廁籌鞭之流血無道之極浮於獨夫末

年恣行屠戮幽殺二弟

嘗聞亡國者黑衣之語以黑照

獨夫

其酒偶與因鉢籠

族滅魏宗已郊盡殺五氏

食魚者久之

並殺

戶漳水鄴中不殘忍酷虐無復人理然不至於滅亡者

以委政楊愔百度脩飭故當時以爲主昏於上而政清

於下云耳至於異端之教道士皆令削髮爲沙門於是

舉齊境之內無一道士太武惡釋而好道文宣惡道而好釋其所惡者皆非真見不惑而其所好者均爲趣尚

之差耳何足論哉

山魏文帝南朝梁簡文帝

廢帝

正道

文宣長子已卯十月即位

東原竟胡在位一年

素訥寡言太后以在譲讓詔常山王演居

禁中東館事皆先咨決焉楊愔忌演與長廣王湛力謀去之於是演殺愔庚辰未幾演以太后令廢帝爲濟南

王身取而代之矣

甲戌初

文宣垂沒以殷爲憂謂演曰奪

則狂汝慎勿殺也至是不惟奪之恍前言之不復懷

叶演墓考文宣母弟既已廢帝太后亦戒演不得有他

而昭帝演

神武第六子文宣母弟也庚辰八月篡位即改皇建元在位二年

帝早居臺

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南面紹封功臣禮賜耆老舉直言褒死事贈明德訪賢良置學官輕

徭薄賦廣求民瘼內無私恩外收人望雖后父位止特

進曰景臨朝務知人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于時

國富兵彊將雪神武之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天狗墮地兎驚墜馬絕肋以至不起

甲戌十月癸亥天馬至殂以厭之

遂使遠圖不遂惜哉然違趙道德之諫而慕禮

究驚墮

初謀自立趙道德曰相王不背妻太后之訓而欲

爲前效周公而欲後出謂之慕耶

王於後

墮馬後太后三問廢帝所在不對輕許長廣王

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自矣

耶吁

後周明帝南

武成湛

神武第九子昭帝母弟也辛

在位

百年卒斃於亂挺之下

初誅楊僧時許湛太弟後立太子湛不平至徵立湛雖遺書言百事可置樂頤勿效前人甲申星变湛竟殺百年厭之召至使左右孔融與之且行目極所過血徧地斬弃之池水赤

今觀其徵湛而立之遺書祝置百年於樂頤回視夫奪則任汝慎勿殺也之言夫固自有家法之相傳也

耶吁

朝陳文帝

武成湛

已冬暮壬午河清三

三年風度高爽文武之官俱盡謀力但愛狎庸堅樂受

姦諛和士開

侍中開府及少行樂之言一入

上開云一日取快可敵千年云

云國事盡付大臣

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遜掌財用唐

意取樂

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

金殿玳瑁床之作後宮

正教

子歲費動萬緡盛暑索羊膾三百盤立而待至

眼拂

加以蔑棄禮法遭妻

太后喪不易服色衣緋置酒作樂

生母殂帝緋袍登三基臺置酒

祭宮女進白袍投諸墓下

淫虐嫂氏又殺其子無復

人理

壬午乱文宣李后生女后不舉大怒殺其子太原

沐漓投諸渠

荒淫奢侈朝政弛亂致使國家平日吞

關

罷之心反椎冰以備周之不暇

顯祖時周守河椎冰備

未幾天文告變占當易主祖珽奸諛說士開進

三帝子俱不得立之言而太位已脫屣於愚不肖之嗣矣

乙酉四月

星變禪太子自称太上皇

後主璫

武成長子四月即位

後周武帝南

朝陳文帝

隆化

乙酉天祐五年平六

十二年

言語滌訥罕見朝臣

一日萬幾委諸群小婁

己丑八貴用事太尉

數以讒言死士開愈爲之得志

己丑出士開反

魏解律光以謠言誅後周主至爲之大赦

壬辰周作謠言間永相光

不扶自舉令譟傳歌之鄰祖珽續曰育老公公背受大斧
謂老母女侍中陛下令嘗班諾光反遂殺光周喜大赦
良鸞号三貴上開定遠彥深文遙岱綦連儘高阿那肱胡

八貴三貴

長安用事号八貴宮婢陸人嘗子穆提婆韓

良鸞号三貴國害民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且奢費不

節一裙之價至直萬疋一戲之費動踰巨萬鏡殿寶殿
玳瑁殿窮極壯麗鑿山爲佛像一夕至然油萬盃至於
氣象襄索立貧兒村於華林園躬自藍縷乞食其間又
鬻窮兒市躬自交易陳陷壽陽穆提婆等嘒謂人生如
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於是大喜酣歌鼓舞奏音度曲
號無愁天子乙未周克平陽晉陽解律孝卿清視

魏解律光以謠言誅後周主至爲之大赦

壬辰周作謠言間永相光

發一大笑將士忿怒解體丙蒼黃莫措禪位八歲

小丁長

自爲上皇何救敗亡哉

後周武帝南朝幼主恒子丁酉

承光十九歲殂在位嗣位未幾周兵壓境與上皇先後

東走入濟而周主已入鄴城矣父子妃后攜挈逃遁

上白王

冀穆后馮妃幼主韓長未幾盡被擒獲送長安溫國錫

封而齊祚亡矣

幼主父子奔五日被擒入周封上白王

妃賣燭自活愚嘗論之魏自高歡稱兵討弑君之賊

南朝陳宣帝以成宇文之篡其後雖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甚慕卒

不能遺其子之弑奪甚至發其陵濁其棺焚其七廟神
主。發棺投瘴水林木神王洋何忍與此而觀之歎其可
謂功之首罪之魁也得國之後五傳僅有孝昭略可人
意然篡而取之享國又復不永餘皆昏亂不足算豈非
天哉此猶未也末年溫公既降而族誅僅留一后妃賣
燭以自業豈亦少報溺棺焚主之禍乎天網恢恢疎而
不漏於此乎尤見北齊有國自文宣迄幼主凡六傳二
十有八年而並於後周焉。起文宣天保庚午累簡文太
宗元年終幼主承光丁酉陳
帝大建九年

後周

後周閔帝姓宇文名覺字文泰第三子丁丑正月位未改元九月中山

劉豐陽公時年十六尋偶害死

纂西魏而爲周都長安周起於宇

字黑頭謚文帝代郡武川人其先世爲鮮卑所推總十二部落

秦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後以別將從賀拔岳未幾魏武
西奔身爲永相遂挾天子以令國中披草萊立朝廷其
爲君爲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爲彊南清江
漢西取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又得蘇綽王佐之才
脩一代制度文物乃擯出魏晉憲章古昔創文案案程
式計較力籍制程式朱出墨擯舊章以訂禮樂西魏以來人遵用

唐樂散送赤同周惠連嘗益舊章遂稍備減官貟而立二長置屯田以資

國用爲六條詔書以奏行一脩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刑獄六均賦役定五卷條令以頒降擇人才以爲守令更權度量金

於你九命以叙官爵依周禮以建六官

人臣華人皆

餘百官皆

依周禮

爲府

兵以脩武備

籍民才力者爲府兵分屬十四軍置十二大將軍統之

自三代以來

官名法度小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然遷都未及五月

既酈孝武又黜廢帝將卒召中山公宇文護

泰兄子

以其

子覺屬之且曰天下事汝宜努力以成吾志泰卒覺以

幼冲嗣霸未幾宇文護取魏鼎授之權歸於護政出私

門

護大

司馬帝性剛果疾護專權密謀誅之事泄反遭廢

南朝陳武帝

明帝毓

文皇帝長子護弑閔帝迎立之丁丑九月即天王位二年不改元己卯武成二年

己卯正月歸

位四護專權用事後三年雖已歸政

己卯正月始稱帝

軍旅事護猶統之未幾憚帝明敏有識量使撫卽

安寘毒於糖餽弑帝帝頗覺之口拔遺詔傳

乃殂

庚辰四月南朝陳武帝文帝

南宮氏曰明皇繼立厥監不遠

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

旅大柄猶總於護既不能剪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虐

而傳翼自殞其軀哀哉然推付托之公心開宇文之洪

業抑亦可以爲明矣武帝邕

文帝第四子辛巳保定

一在

位十一年嗣位之初首享太廟班六官之法

辛後幸太學行

三老之禮

癸未以太傅于謹爲三老帝迎

化一

晉公護專權深自晦匿卒以誅護

壬辰三月護自同州

入謂太后帝

第衛公旨匪戶內擢出軒之初有小勸帝誅之

始親萬幾聽覽不倦用

法嚴整無所寬借

子寧崇儒術兼寵釋老

甲午夏初置

皇弟李上官
劉經羅沙門道士還俗

以海內未康錄情

校兵訓武步行山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者而帝不憚也

甲午伐齊之役師入齊境雖踐傷苗稼亦以軍法

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

丙申冬再克

晉州平

并州出齊宮珍寶服玩及宮女三千人

丁酉正月入鄴齊平是役齊王憲功多

且珍寶

皆獲

服玩宮女盡賜將士

齊東山南園及三臺並毀賜民田

崇信等殿皆獲

皆還主

一無私焉平齊而歸撤宮室華靡崇信等殿皆獲

所爲極壯

麗皆撤之

雕斷之物悉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丁酉

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

三人御妾三人外皆減

十月陳聞滅齊遣明徹爭明

孰陳將吳明徹

徐兗帝遣王執執明徹

明

伐突厥

戊戌五月方將礪兵講武混一南北以

子不才帝非不知至加捶楚

太子多過失且

未能移易

漢王蕡次長又不才餘幼故得不廢

而帝怒杖之

終矣

戊戌五月突厥冠幽州帝親征不豫

六月疾甚還長安遂殂

國之將亡

南朝陳文帝

宣帝

宴帝殯

武帝長子六月即位即改元宣政在位一年

嗣位之初

即逞奢欲揜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嬪迫爲

齊王憲屬尊望重使

于智誣告縊殺之

魚龍百

常陳殿前多采美女以實後宮遊宴沈湎旬餘不出羣

臣奏請悉倚官官傳位太子自稱天元

已亥驕奢彌甚

五后並立紀綱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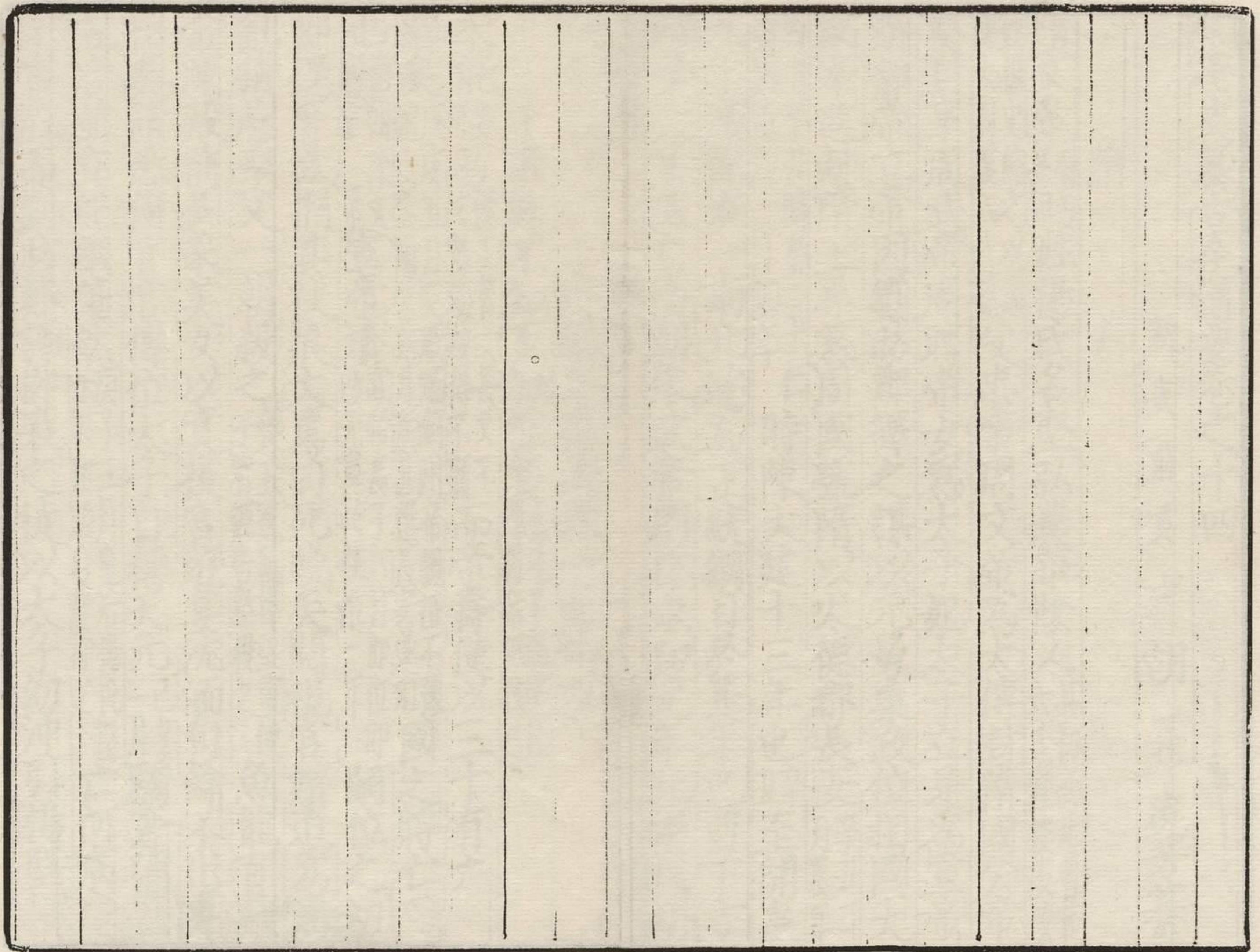
庚子三月皇后楊氏堅女不姑四后爰抑之

亡何病卒

不言而劉昉鄭譯柳襄之徒以太子幼冲弱

庚子三月皇后楊氏堅

不言而劉昉鄭譯柳襄之徒以太子幼冲弱



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四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隋

隋文帝

廟号高祖

姓楊氏名堅弘農華陰人

其初西北普號六氏種族後改

姓楊史節之以爲漢太尉震八代孫

父忠事周文帝爲太傅封隋國公

帝襲封事周武帝周聘帝女爲太子妃太子立是爲宣帝

崩靜帝立帝因劉昉鄭譯之謀以元舅秉政位相國大

冢宰進封隋王尋慕周國號隋以火德都長安

辛丑二月

四十歲四在位二十四年

時陳大建十三年也

辛丑至開皇

九年滅陳混一南北遂爲正統綱目於是年己酉下方

特筆大書蓋自南朝宋武帝劉裕求初元年北朝魏明

武帝拓拔嗣太常五年庚申南北分注凡一百六十九年

於此矣迹帝以宇文異姓之親任托孤之寄當揆輔政

遷萌篡心

昉譯矯詔以帝總知中外兵馬事夜召太史

賈穎事乎帝庚子問天時人事曰符兆已定公豈復爲

誠如君言尉遲舉全齊之衆一戰就戮庚子十月相

迥舉兵討堅取士遣常孝寬

王謙據巴蜀之險數月底平

同月益州總管王謙亦起兵討堅

周室諸王以次夷滅

同月梁州總管王謙亦起兵討堅

蜀平

十二月殺梁虜討之十月斬謙

蜀王招越王盛

十二月殺代王達勝王道井及其子

而大位篡矣未

數年召後梁王蕭琮入朝而梁國以廢末高頴楊素等

爭獻平陳之策遂命晉王廣

太率頴素賀若弼韓擒虎

等以兵五十一萬八千入建鄼而陳亡矣郭璞嘗謂江

東分王三百年始合于一今而後信其言之驗

自東晉

元年丁丑至開皇九年己酉

一百六十年三百約大數也

不惟此也遠至李發

附元年丁丑至開皇九年己酉

不惟此也遠至李發

駕莫不稱臣奉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過是也盛矣哉
且其政事之善減賦役調絍

壬寅減調絍

一尺爲二丈

罷酒坊鹽池

脩律令而省刑法

辛丑命裴政等脩律令去舉轉及鞭

法定死流徙笞杖之刑後世遵用癸

卯猶以斷獄多命蘇威牛弘定新律爲五百條除

千餘條刑法遂簡丙辰詔決死罪三奏而後行刑置義

倉以備凶年乙巳詔郡國置義倉令爲輸籍法以均賦

役乙巳高頤請補行之賦歛始平

因府藏充溢則減兩河田租壬寅念民

食豆胥糠粃則流涕以減餧甲寅閏中

欲杜貢獻侈靡

則綾紋布命焚之乙卯相州

至於黜陟之際梁彥光等

則糲通貢甲戌光樊叔略房恭懿以守令

守令也稱職而褒賞

辛丑彥光樊叔略房恭懿以守令

蒙褒賞由是州縣吏多稱其職

盧賈佐命功臣也閉籬而除名庚申凡此善政史不絕書

是以開皇仁壽之間人物富盛朝野懽娛亦可謂近代

良主矣獨惜夫帝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猜疑是以

專任小數而不悅詩書

每好機譏小數如受命符瑞之類

廢除學校辛卯

廢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丙寅

而僚友僚民出家賦錢告像民

間佛書多於六經百倍又任情殺戮以察爲明乙卯盜

升以上皆斬丁巳盜一錢以上棄

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

其者信獨孤后楊素

之讒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

辛酉廣泣於后曰太子欲

之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

素誣成其以小過殺秦王俊

庚申俊以奢侈死

廢蜀王秀

壬戌秀奢侈擬廣爲巫

靈陷之素推治廢之幽死

獨孤后殺宮人尉遲氏帝

騎出走中夜不返

獨孤后殺宮人尉遲氏帝

而夫婦之

乘囚勇東宮付阿廢掌之

阿廢廣字

卒以誅戮而兄弟之

倫亂高頤賀若弼盧慶則王士積等以元勳宿將誅退
畧盡而君臣之誼莫有存者已

子除名壬子公卿奏若弼
未頤得罪后又革職太
宗憲皇帝丁巳慶則婦弟私其愛
子謀反狀出積涼州總管親信皇甫考有罪殺之不

然望當死上緝釋之不復任使丁巳慶則婦弟私其愛
安詔告反誅出積涼州總管親信皇甫考有罪殺之不
誣謀反已述其篡國之初親如帝女亦非其所為官
后女知父異圖不平形於言色及篡至於不肯降志
橫飾愈甚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儼然與漢后之視王莽者相類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
陷視父兄如路人蓋與梁武之諸子異世而同轍也

帝嘗謂群臣曰前此溺嬖幸廢立所由主朕五子同母真兄
弟也豈有此憂五子故太子勇秦王俊燭帝蜀王秀漢
王諒諒反并州燭帝遣素平之幽死初帝懲前世微弱
使諸子分據大鎮晚節父子兄弟相猜忌皆不以壽終
他年寢疾以太子欲蒸陳夫人

陳主

始欲召勇素廣遣

張衡入侍遞以弑崩矣哀哉

甲子七月上疾廣迫陳主
事后誤我乃呼柳述元岩召勇素廣收二人盡出後宮

使衡入侍俄崩中外謂衡弑焉是夜廣蒸陳夫人既
而殺勇九日始發喪善乎先儒論之曰隋有天下無功無德特以
姿相奇偉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

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五峯

文曰婦人之妬其夫已爲非義獨孤后肆其妬心不獨

妬文帝使不得有異生子又妬及其子焉

太子勇有寵
妾曰雲昭訓

之謀外賂姦臣素造放黜儲君之事而文帝亦不得其

死曰獨孤恨我卒至宗社絕滅生靈塗炭開皇之中天

下戶八百九十九萬唐興撫綏三十餘年至永徽初始乃

五百八十萬戶耳吁獨孤一行妬忌於宮闈之間而滅天下之戶五六百萬聖人刪詩立周南之義教訓萬世

后妃專以無妬忌爲大美也其意深且遠矣煬帝廣字

阿慶高祖第二子甲子七月即位十二月幸洛陽定都乙丑大業十三年在位一十三年既即位遷

都洛陽是爲東京初帝以藩王矯情飾詐以釣虛譽內

誦太后外結楊素卒以奪嫡當前星方升之夕大風發

屋拔木地震山崩民多壓死亂亡之證已兆庚申十一

太子册日秦隴壓死十餘人云云

迨弑父與兄而自立甲子正月遣楊

又殺其猶子八人丁卯八月

殺勇士

彝倫已絕嗣位之後恃其

富彊之資思逞無厭之欲小二帝三王之規模嘉秦皇

漢武之制度政事所及惟知營宮苑乙丑營顯仁宮

大司空

通十四

四

仁宗

大司空

通

昌黎寧寧丁卯三月還長安四月北巡八月出塞幸突厥帳
還東京戊辰幸五原出塞巡長城二月至西京三月丙
巡河右六月至燕支山十一月還東都庚午三月幸江西
都辛未至甲戌幸涿度遼皆伐高麗乙亥幸太原北巡
拔突厥圍丙子七月幸江都不復還通西域丁卯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
月幸江都不復還通西域市裴矩掌之知訪曲折撰西
域四十四國盛言富盛戎夏可二帝慨然慕秦皇漢武
之功戊辰矩招西域十餘國來貢己巳西巡至燕支山
方轉輸塞外每歲億万以至中國因弊伐高麗辛未二
月徵天下兵一百十三万三千八百饋運者倍之會涿
上自江都御龍舟從永濟渠入涿壬申正月發涿郡三
月大勝進圍遼東城至七月大敗軍陷沒班師惟二千
七百人狼狽蕩盡癸酉復徵兵集涿四月圍遼東城會
楊玄感反書至大懼六月班師棄軍資山積甲戌二月
復徵兵百道俱進七月上大懼遂鎮天下已亂兵多不
至高麗亦弊爲來護兒所敗上大流八月班師旌旗萬里徵稅百端資糧器
械轉輸無極中國疲憊而民不堪命矣當是時先朝元
老如賀若弼宇文弼古文高頴之徒誅戮已盡下即
樂謂朝廷無紀綱敬言築長城非急務若弼
私議宴可汗太後皆謂誅謗盡誅妻子徙邊而裴矩御
大裴矩黃門侍郎虞世基內史侍郎封德彝皆諂諛取寵世基為
甚鬻獄賣官賄賂公行刑政紊濁隋氏之禍已漬裂而
不可收拾玄感黎陽之亂雖平癸酉六月礼書玄感見
下相蒙莫肯念亂丙子虞世基以上惡聞盜賊多不實
恐不免遂反謀廢立八月大敗伏誅匈奴鴈門之圍雖解塞突厥始畢可
汗怒裴矩誘殺其臣數十力開鴈門上而群盜蜂起上
遣使求救義成公主及援兵至解圍
海內帝皆不知楊義臣破河北賊數十萬奏聞旧基曰
小竊未足慮義臣擁兵非宜據令散兵賊復盛丁卯越
王侗自東都遣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告李密百万圍東
都出基曰如所言善達緣何來帝怒令經賊中催逼爲
期并殺自是於是李密丁丑翟讓推密爲主將丁丑
人不敢復言於是李密丁丑翟讓推密爲主將丁丑

春起馬邑之徒皆磨牙搖毒以相呴噬帝在江都荒淫
甚官中百餘房美人日夕一房爲主人帝后幸媚就
飲從姬千餘皆醉見乱不自安無心北歸欲都丹
陽據江左畏言盜賊司馬德戡等推宇文化及爲主以兵入

馬文舉數帝罪令孤行達遂縊殺之

戊寅二月

臣德

歸宇文智及謂不如行大事乃推化及爲主作亂虔通
執帝曰我徇罪文舉曰棄宗廟事巡遊勤征討極奢
盜賊蜂起任伎節非何謂無罪索醜不許元達縊殺之

蕭后與宮人撤漆床板爲

小棺殯于西院隋氏宗室外戚在江都者無少長皆誅

先是唐公李淵起義太原克長安立代王侑是爲恭帝

己遙尊煬帝爲太上皇

淵丁丑五月起十一月

克長安

立恭帝煬帝孫也初煬帝出巡

代王留守長安丁丑十一月立改元義寧二年戊當是

歲

時四海土崩欲復爲隋其可得乎愚嘗怪隋氏父子何

其興之易而亡之亦不難也及觀房玄齡之言曰主上

初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相夷滅其

亡可翹足待也此方滅陳之初廣猶未代勇其言已如

此然後知惟詐故興之易惟不仁故亡之亦不難可謂

盡其興亡之故者矣又嘗爲之說曰文帝取之雖以詐

而守之稍以勤儉已有開皇二十餘年之治煬帝取之

亦以詐而廢之乃以奢暴故僅大業十二載而亡此又

其父子得失之分也或曰隋氏創業旣無積累之勞又

維持之具可謂根疎而基薄矣然使後嗣稍知培其

根而厚其基尚可綿延而不壞柰何乃以奢暴取之哉

愚曰是則然矣然文帝欺人孤兒寡婦以有其國又欲
屠其妻子孫使無噍類彼固自以爲無復遺患矣冥冥之
表蓋育天焉產比不肖之子厚其懲逆之資如破獍鴟
鴞固將以使之殺其父兄縱其奢暴以戮其軀而喪其
國爲千古鑒戒正與秦皇父子相類不然天不生楊素
殺勇如扶蘇之死不生虞出基蒙蔽聰明如胡亥之見
愚於趙高國其猶未可知也此愚所以深爲文帝責且
明天道之果不可誣也吁隋有國三主三十八年唐以
之而亡

起文帝開皇辛丑終恭帝義寧戊寅

易 昌祖 校正音注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四

十七史纂古事通要卷之十五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唐上

唐高祖

神堯
光帝

姓李氏名淵

字叔龍

西成紀人祖虎佐周

代魏有功爲上柱國封唐國公虎生聃聃生淵皆襲封淵仕隋留守太原煬帝南巡不返值亂起義立恭帝自

爲大丞相封唐王尋稱皇帝國號唐以土德都長安

五月即位年六十一戊寅

武德九年在位九年

廢隋帝爲鄼國公初帝留守太

原寺丙子以右驍騎將軍留

太原王威高君雅副

次子世民年方十八聰明

義武知人厭隋亂有安天下之志獨與裴寂

晉陽官監劉文

靜晉陽密謀起義兵說帝帝大驚再三不決寂先以晉

陽宮人私事帝因以挾之

寂侍飲酣日二郎陰養士馬

公慮覺并誅帝曰事

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

妃如此正願從之

爲手啓遺始畢可汗報

許以馬後遣文靜請之

於是計決始殺王威高君雅起

義太原

丁丑詔二人引突厥集隋朝堂前德儒奏以爲

厥入寇斬之起兵初伐西河斬佞臣高德儒責

以奏鸞欺君之罪

有一孔雀集隋朝堂前德儒奏以爲

余秋毫無犯繼收霍邑宋老生一戰就戮

七月發晋陽

遂克長安立代王爲帝相之而自王與民約法十二條

生也霍邑屈突通河東帝與諸將欲還出

民固諫八月斬老生十二月執突通拜兵書乘勝長驅

謂王後遁丁丑東郡賊翟讓相密僕位洛口城內演出

始取而代之

皇帝五月稱即位之後降李密於黎陽

爲玄感

獻王醉仁果於涇水

丁丑八月金城於公局薛家

十一月秦剪黑闥於山東

建德故將劉黑闥居漳南

梁王決洛水灌之敗奔炎厥

建德起太子又敗之明年伏誅

復起太子又敗之明年伏誅

夷陵銳於江陵

丁丑冬起

陵銳出降送長安斬之破宋金剛

而武周遁并州遂平

丁丑秦馬邑校尉武周起僭

號庚辰入寇屢敗聞秦王

大破易州賊宋金剛遂奔并州二人皆奔李暉

見殺

辛巳秋李靖直逼江陵

丁丑冬起

擒建德而世充降河北東都皆定

據河北号夏國辛巳

秦王征出充建德來援禽之伏誅世充爲東都留守

帝凶問至立越王侗已郊墓位辛巳夏秦王

德禽出降

六年之間海內咸服何其成功之速哉蓋以

太宗爲之子也至於定律令戊寅命裴寂

置學校同

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舉

文靜脩定律令甲申詔諸州有明一

百餘貞郡縣學各置生員

經以 上未仕者咸以

聞立官制事官外戚事官文散官武散官勲官定均田

丁卯

追至二十五

租庸調法授人以口分業之田有田則有租而出粟
有家則有調而出繒有身則有庸而出繒布戊寅與夫
定雅樂丙戌春太常祖孝孫掌之旋官署義
下僧尼道士女冠京師留寺立己亥一朝復古孝孫之力也
一翻二諸州畱田一從傳奕請皆爲政之要者其於用人

也旌擢孫伏伽明日有獻鵠琵琶弓箭者又集百戲

樂備酒宴悉宜止太子諸王左右宜擇人以

防骨肉乖離上大喜擢侍御史仍頒示遠近

李素立等

庚寅有犯法不至死者待命殺之素立諫曰

天下共奈何自弃之臣不敢奉詔上喜擢侍御史

開言路首詔隋氏子孫並付所司量材選用由漢以來

最爲忠厚之至其享國長世不亦宜哉

元年詔曰近世

親族莫不誅夷戮

故豈伊人力云云獨惜其舉事之初設詐罔衆使

利已殺王威其與

謀書發民悉爲兵期歲殺人利已

烏吾殺其與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氣蒙已大不同也
肥羨寂之邪而受宮女聽文靜之說而臣突厥是以唐
世人文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亦高祖有以始
之也嗚呼煬惟不道而高祖興使能爲湯武之師亦何
帝無以異於篡取者焉蓋不得而私之也癸未以前猶
與諸僭亂國同在分書之列至武德七年甲甲始特筆
大書正統甫定吁嚴矣哉太宗廣皇帝世民高祖次子丙戌
十八丁亥貞生四歲時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
觀二十三年之表年幾弱冠必能濟世安民乃采其語名曰世高
祖之乙卯起兵晉陽削平僭亂克開洪業神謀武畧皆出於
帝使高祖有文王之明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夫復何說
既不能然隱太子建成能篤友愛之心潛消秦王功高不
平之氣亂亦無釀之可作奈何以建成之庸劣又濟以
齊王元吉之凶狡日以殺帝爲事遂致先事而發殺兄
及弟震驚君父奪儲位而有天下貽譏千古可勝歎哉
然其治政設施首用讎臣丙戌秋上爲太子舊王珪魏徵爲諫議二人
首用
建成放出宮文八月即位首放宮女丁置弘文館於我
側亦弘命虞世南歐陽詢等充學士講論前言往行
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內省訪問民間疾苦政事得
失丁亥禁奢侈十一月詔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奢
是風俗抑祥瑞侈危亡可待自王公以下一切禁止由
瑞在得賢此何足貴一年之內

政豐書自是而後厲精爲治崇經術則諭顏師古考定五經頒行天下已復命孔穎達作五經正義今學者習之子興學校則增廣學舍千二百區生員二千二百餘人庚尊孔子則以爲先聖而以顏回配享先是周公先丁酉治官職則首剪冗官謂治道惟在得人不在於多便定丁亥謂房玄齡云云遂加升省所以留文武總六百三十貞加意親民之任既錄刺史名以擬廢置復重縣令而謹選舉戊子詔治人之本莫疏前聞善惡其下以擬廢置又謂重刺史錄姓名屏風縣令尤親民命内外五品上選舉己卯周各常何家以旱求大悅令直門下省尋除御史不次用人拔馬周於中郎將之家以爲監察御史辛卯周各常何家以旱求代陳二十條上怪其能言代陳二十條上怪其能何日家客馮周具草即召與語召與語謂建府兵之法無事則耕于野番上者宿衛京師有事命將以出事罷則兵散于府將歸于朝丙申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門丙百人中十人下八百人兵甲裝糧入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出征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勤聽納則痛關龍逢以忠義見殺桀導人極諫且謂終不以犯顏委有誅殺壬辰謂謂讀書見閔龍逢事廢卷歎息云云是以魏證孫伏伽張玄素之徒批鱗逆耳之言不一率多聽受以至十漸不克終之疏深加獎歎賜以黃金己亥證陳十不克終用人力三務樂身之事無慮營構四狎小人滾君子五進難得之貨多玩好之使六用入聽毀譽積年信任朝疑斥十受四吏罵大駁聘八忽臣下上詰細過力長與縱欲無事興亡閑中勞弊携貳上天示敗正脩省少日即列諸罪錄付恤刑獄則讀鍼灸書而除笞背之法庚寅謂五諱史官賜金十斤職官皆係背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入失出之罪庚寅謂正脩省少四百人如期歸獄悉皆赦之但非可常行之事議者

國之興以爲萬物情以千譽

王氏繼因則以東

春秋諸京師明年九月二百九

如期自罰朝堂參陪赦之

惡淫巧則段綸以傀儡

之戲而削階矣已丁部侍郎綸奏徵乃斥楊思濟先呈

傀儡上曰豈百工相戒無滛巧之意耶削

陪惡言利則萬紀以采銀之奏而斥遂丙申權方紀言

耶由侍御史斥歸至於行鄉飲酒禮以厲風俗壬子賜孝

義粟且封比千墓乙以勸忠孝得人之盛則自瀛洲十

八學士之選辛己爲秦王時開天策府立文學館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

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並本官兼文學館凡十八人時号以至凌煙二十四功臣之繪

癸卯圖功臣卷

登瀛洲王孝恭杜如晦魏證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裴矩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宝共二十四人下至伎藝之士亦

以至凌煙閣長孫無忌

功臣卷

登瀛洲王孝恭杜如晦魏證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裴矩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宝共二十四人下至伎藝之士亦

以至凌煙閣長孫無忌

功臣卷

精絕過人如孫思邈之醫李淳風呂才之陰陽袁天綱

之相法後世亦罕及之載觀即位之後才及四年米斗

三錢外户不閑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突厥之

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郡縣庚寅李靖李世勣齊

之相法後世亦罕及之載觀即位之後才及四年米斗

三錢外户不閑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突厥之

渠係

昔其首復淳屠而政教乖

初年罪

志伐高麗而武事壞

續

則詔諭天下親征高麗乙卯拔自昌平城力殺盧祖月班丁未戊申連伐之將欲大舉而帝不豫殺盧祖尚張蘊古李君羨而刑獄濫戊子上自擇祖尚刺交大理丞蘊古奏心疾人李好德不當坐權方紀劾其有奸弃市君羨華州刺史秘訣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君羨小名五娘官封邑皆有武字繕翠微玉華戊申出華州御史奏與奴入通遂斬之而宮殿侈麗毀今乃繕二宮仇田舍翁停婚仆碑而君臣之好不終上辰上怒證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諫止初上視證疾訖其子叔宝尚主既卒自製碑書石後以嘗薦侯君集侯敗織人指爲證黨又言錄諫辭示史官褚遂良癸卯詔停婚仆碑寵秦嬖魏王泰最幸陰謀奪嫡承乾欲殺泰不果遂謀反廢爲庶人又嬖吳王恪欲立晉王治未決謂無忌曰我三子弟姑是誠無聊投床取佩刀自刺無忌等奪刀又其請漸欲立曰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議遂定又其

大者初焉刦父臣虜殺兄及弟滅其十子他日亂弟之婦齊王元吉與之生子使紹巢封帝既刃元吉封爲榮妃楊氏生子弟立爲齊王元吉後又欲立以爲后焉幸魏證諫而止時皇后崩欲立楊伊川程子之論曰唐有天下數百年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諒哉言也高宗弘治小名姬奴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魏王泰當立以陰謀奪嫡王乃得越次立爲太子於是即位己酉六月即位年二十一庚戌永徽章二咸亨四月儀鳳三調露一永隆繼統之初日開耀
永淳弘道一在位二十四年繼統

引刺史問民疾苦及其政治無忘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故來徵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

風至於蔡率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已不足取信觀胡人擊鞠而知所爲之不可不慎上子上曰聞胡人善擊

隔門樓即有群胡擊鞠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擊鞠謂騎而以杖擊者也

率是道也豈不爲

賢君哉奈何蒸父妾爲妻莫念聚麀之恥縱女后預政

卒招晨北之凶雖曰享國日久不過養成武氏之篡雖

曰用李世勣平高麗

戊辰高麗王歲詣勣降上命先勣昭陵入京廟太廟上受祔含元殿

裴行儉平突厥

辛巳平阿史那伏念歸京弃市

而吾家高祖太宗天下

已潛移於武周衽席間矣悲夫迹武后之立李勣之罪

居多方帝始謀一沮於無忌

甲寅上興武昭儀幸無忌第歡飲席上拜無忌寵

于朝散大夫載金宝繡錦十

車賜之語及立后竟不順旨數固執於遂良

乙卯上諭

日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付卿皇后

未有過豈可廢明日再問遂良對陛下必欲易后妙異

七

令族何韓瑗侍中書

中書令來濟

表疏極諫帝憚遂良顧命大

臣有事且當已之言此心猶依违未決也暨勣入見委誠取決惟議是從勣於此時宜苦口極諫挽回帝心顧

乃以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爲對遂致許敬宗輩敢以

斛麥易婦之語宣言於朝而帝意決矣

敬宗宣言田舍翁多收十斛麥

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妄生異議乎昭

令左右以聞遂廢王后蕭妃爲庶人遣李勣賚坐綬冊

立武后

武氏一立忠臣屏黜乙卯貶虔良潭州都督己未

義甫誣瑗齋謀不軌旨則刺史姦邪用事李義甫

卒致覆宗之禍幾不可救是誰之過與

用陳同父文而損益之

武后罷之少并州人故

荊州都督武士彠女貞觀十一年丁酉年十四太宗聞其

美選入宮爲才人賜號武媚侍左右十三年太宗崩時

聖朝二十六既已入寺

感業

髮首爲尼又復乘閒

嗣君立髮復召

甲辰上行香見之交涼時蕭如方寢

乘幾大幸晉位昭儀曾未閱月水入寢殿亂謠已萌得

志之日恣行殘忍幸贊已生之女傾陷主母

武氏生女

后愛弄之

與蕭妃俱廢而昭儀冊立矣

乙卯十月是冬殺王皇后

才六年委以

政事權侔人主

庚申

於是專權用事者二十四年其間酈

殺太子宏而立賢

乙亥宏仁孝奏請忤旨

月酈之立雍王賢爲太子厥後斥死

太子賢而立哲

庚辰發賢庶人幽之逃巴州后遣仲勣迫令自殺

帝崩中宗立

癸未裴炎輔政

中書令帝欲以后父常玄貞爲

侍中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

中耶炎懼遽白太后太后廢帝爲廬陵王

幽別所尋

房州又奸也

立豫王旦爲帝幽於別殿不得預政事

甲申正月

太后果子中宗弟即睿宗也太后遂自稱制

后稱制二年甲申

九月裴炎歸政斬於都亭

亦

宅元垂拱四年天授二長壽二延載元天冊万歲

元万歲通天元神功元聖曆三久視元長安元終甲寅

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太后懼天下不服欲鉗以

威盛開告密之門爲羅織之法配索元禮

胡人告密刀口見擢遊擊將

軍殘忍按一人獄令引數十百人太后終殺之以慰人望

周興來俊臣

興秋官侍郎俊臣御史中

丞競爲酷法囚元礼各殺數千人俊臣破十餘家辛卯

盡太后詔曰宜加赤族

侯思止

庚寅告密爲侍御史初

之誅以雪冤生之忿

進入獄者

之徒相繼引用宗室諸王

丁亥太后謀革命使四等按宗室密

殊死不出之徒

韓昌等諸王皆自殺

親黨皆誅又治

謀人

王貞黨坐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朝廷之士

謀人

不可勝數。馬首就捕，雖狄仁傑魏元忠之賢，亦幾

免。子襄後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等。

衣中遺其子，稱廢帝見太后意寤出此十獄，元忠書穿狀。

跋流行本嗣真餘貶令此事却在革命後改旗幟，金

服色。二事甲申年立宗廟。廟子神都立武氏七

尊號曰聖神皇帝。庚寅以皇帝日爲皇嗣賜姓武

生殺賞罰一皆由己。

殷四酈以受表疏。乙酉命鑄銅鑊毀乾元殿以作明堂。

責士於洛陽城殿。庚寅二月殿試自此始

初試武舉以取士。

其時三思承嗣攸緒等皆已封王而承嗣三思復營

求爲太子。說太后自古天子未有外姓爲嗣者，后意未決。

李德昭嘗進言曰：陛下有天下當傳子孫，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有姪爲

天子而爲姑立廟者。初洛陽王慶之表請立承嗣，詔許備至太后怒，命德昭賜杖竟杖殺。

東之崔玄暉。音備敬暉，桓彥範袁恕已，提衛兵誅二張。

宗復辟是時太后年已八十二矣。甲辰東之引彥範並

禪左右羽林屬禁軍。

易之張昌宗等斬之，具首天津南。夫武氏以一婦人竊

天下大號溢二十一年而不禍敗者，以姚元崇、狄仁傑

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徐有功、司刑永獨宋璟

張東之、崔元暉輩登進仕用，舉賢之道不無取焉耳。

然殘酷暴烈，虎狼之毒尚不忍食其子而后殺已生子

女如獵狐兔畧無斬色。此而可忍，則骨醉后妃幽廢，

君誅鋤宗屬，勸害大臣夫。何難者？述其凶惡，謠神人。

論范祖禹唐鑑皆以武氏列於本紀者爲非而朱文公續目於武氏建年處兩行分註首書爲周武氏其年而後大書其下帝在其州其取春秋之義以爲母后僭籍之戒所以正帝統而黜僭亂者其意深矣至於感興之作曰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嗚呼歐陽子其能逃此議乎中宗昭顯高宗第七子帝顯武氏所生

初既以太子即位旋罹幽廢越十五年召還復立爲太子又七年奸臣伏誅即位社稷復歸於唐才六年爲常后所弑乙巳神龍二景龍三十四二十五迹李氏興復之功雖出於張東

王

董要皆伏仁傑之力仁傑雖先武氏而沒然廬陵王

通鑑

十

江善卿

來居東宮其兆已可見而東之彥範敬暉等則固公門桃李也仁傑萬東之宰相才又萬姚元崇彥範敬暉等數十人皆名臣或謂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或者乃謂公身爲唐臣入相干周卒死于位以廬陵一姥猶切譏之盧氏姥仁傑婢也仁傑嘗問表弟有何私錄求姥答云只有一子不欲令事友主耳不知當時事體蓋有甚難者竊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也特公未及如志而卒耳帝復辟初年追襲者天祐之盟初與常后同幽閉房陵情愛甚篤私誓日異時復見天日當惟所欲不相禁忘前代上官婉兒使掌制命居中用事婉兒辨慧武氏使決表奏上復使掌制命上官安樂公主適武崇訓三思子也因緣出入婉兒通又薦諸常后上使后與二恩讎陸而自居旁點繡三思

自謂下愚之才移情於事事惟以淳厚重產

即位即廢帝年十六自稱聖太后相王于臨湘王降基與太平

公玉相王同母劉幽求等謀以兵入誅后子南后名樂公主盡

殺諸弟及爲后所親信者於是睿宗旦即位謚興帝高宗第八子

武后初生封相王即位五十四庚戌景雲二在位二年初武氏廢中宗既已立帝

于中宗中宗崩帝子隆基平內難奉帝入輔少帝即唐少帝遜位固辭不獲至是始即帝位蒞政之初姚崇宋

璟協心輔政罷斜封官數千人賞赤縣令抑官官官者

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上日赤縣令能知此姚

璵後何晏加階爲太中大夫賜中上考翰百尺姚

宋典選文武

璟吏書典文選崇兵書典試漢

不畏彊禦而選法俱治當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林千騎誅武三思崇訓于其第

丁未后以太子非所生

太子殺之引兵入上謂千騎何爲從多元惡雖除而

跡反千騎斬多祿太子亦爲左右所殺元惡雖除而

妻煽黨韋妖女撓權安樂公主國上官

兒皆依勢用

事側門開府墨勑斜封濫官充溢

戊申后等用事側門

書安樂自爲制勑掩文令上署上笑從之紀綱紊亂帝雖置脩文館乃令效

伎藝爲樂已酉諸學士或舞談容娘或舞渾脫或舞黃

山舞歌霓鳴雖知重銓衡而附勢贓濫選法大壞

已酉命崔

湜鄭愔掌之誤法壞未幾身死於餅餕之毒

庚戌醫術馬秦客事

之被誅遂與后乃安樂公主合謀弑帝四子前後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

武帝幽廢二十餘年亦悽愴然無所知耳及正位昏

其雖有國猶非其國也史稱其親遭母后之難而

自謂之所謂下愚莫移謂之愚謂之溫良重厚

即位

即廢帝年十六

自稱聖太后相王子臨汨王隆基與太平

公主

相王同母妹

劉幽求等謀以兵入誅后子母

常樂公主

盡

殺諸弟

在武后安

殺諸弟及爲后所親信者於是睿宗旦即位

謚興帝高宗第八子

武氏

行即生初封相王

即位五十四庚戌景雲二年之初武氏廢中宗既已立帝

武氏墓

又以帝爲皇嗣賜姓武中宗召還帝遷皇嗣位

于中宗中宗崩席子隆基平內難奉帝入輔少帝

即唐帝

少帝

遜位固辭不獲至是始即帝位

在位初姚崇宋

張協

心輔政罷斜封官數千人賞赤縣令抑官官

官者以唐

周長安令李朝隱

隸繫於獄上日赤縣令之能如此

姚

宋典選文武

裴吏書典文選

不畏彊禦而選法俱治當

小

三百四十八

追要主子

十

劉平公

時翕然以爲有貞觀之風

皆庚未幾太平

上用事姚崇

數黜余封復行紀綱再素所幸立嗣以功

初立太子以

長平王隆基有大功未決成器涕泣固請幽求上

信平王

墮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當立從之

華星

告變傳德避灾足爲賢耳然終惑女弟明斷不足雖傳

位而不授以政自稱太上皇總大事卒釀成太平之惡

奸人黨附幾至叛逆遂使玄宗初年遽負殺姑之名於

天下惜哉

玄宗爲太子時太平憐其英明勸

之不

等勸玄宗除之先誅其黨

子及黨死者數十人

玄宗明

帝

子先天一

開元

十九天宝十四

至德一在位四十五年開元之初始親政事癸丑秋

福

勵精爲治首講武驪山十二月上親執金

鏡元報蘇

漢

十二月張說諫并干

汰僧尼甲寅春遷

忠

明累進之遺

汰僧尼甲寅春遷

樂出高人以鑿乘興服玩楚錦繡珠玉鑾
錦坊天性友愛敦睦兄弟長枕大衾五帳更處王成
器申王成義弟薛王岐王從兄均京官
者充都督刺史刺史前政績者除京官罷外檢校冗員自今非戰功別
王禁中其衾帳詩酒爲樂
均內外出入之式有才
甲寅置侍讀選儒學之士乙卯選儒士入內侍
官以校讎已未置弘文崇文館置於書郎
官以校讎二館置於書郎
命張說搜遺書註孝經壬辰試理人策唯郵
備書使搜遺書註孝經壬辰試理人策唯郵
一百人不入第且選刺史乙丑自選聲望十人爲刺
史官放十五人歸選刺史史命宰相下錢之洛濱自開
十載詩送之
乙丑禁錮來俊臣懷州樂工衣文繡立以刺史爲散官
等二十三人子孫
外字三十四
乙亥命三百里內音樂集五鳳樓宴懷州車載數
百人皆衣文繡牛皆虎豹犀象之狀立貶刺史
遣樂工數十連袂歌于焉元所爲歌帝聞善之載在史冊善政屢書良由即位
紫芝子薦子之歌則歎其爲賢人之言
同時魯山令元德秀字紫芝惟
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隨其長相
以來賢相繼用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
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及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
不持尺兵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二十四人庚午丁丑年
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可謂盛也已矣自是以降志欲既
滿移心乃生忠直浸諫讒並進枉國法而赦安祿山
營州雜胡姓康父死隋母滿知服安延偃昌母
爲平盧討擊使丙子尉黎卿徵張守珪奏請斬之

史記固請當誅日免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了
甲子東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赦之壬午爲平盧
節度先是庚寅封東平王罷九齡而相李林甫初欲
用問九齡對曰臣恐異日爲庶祖憂丙子林甫許罷九
齡於是與牛仙客並相自甲戌登用壬辰卒月十九年
癸亥已楊國忠說祿山誣林甫與阿史忠謀反未葬削官
籍沒剖棺褫服取舍珠葬以庶人孔子孫流竄就黨賊
五十人殺周子諒而寵牛仙客牛朔方節度林甫謂宰相
餘人殺周子諒而寵牛仙客才丙子並相丁丑御史周
子諒彈之上怒貴高力士而異日官官之禍所由基以
舉殿庭流瀼死貴高力士而異日官官之禍所由基以
十爲將軍四方表奏先呈力士小則決之權傾中外置十節度而異日藩鎮之禍
所由起壬午置安而北庭河西河東朔方范陽平盧
長從宿衛乙丑更長從宿衛曰騎分隸十二衛總十
二方爲六番矣未幾兵浸多費廣民困庚寅府兵日壞
無兵可支四駙騎亦稍變廢旌募皆市井無財以聚斂而
賴子第猛將精兵皆聚西北中國無武備財以聚斂而
州字八十五

卷之六 文子夫婦之間恩乖而倫亂矣夫自新臺不恥

聲傳播亦不恤也

戊子祿山爲妃兒壬辰祿山生日後

辟之另洗兒上喜厚賜自是或對食通宵

醜聲達外上亦不易也玉環大貞小名

何物國忠夤

緣入相

國忠初名釗後賜今名妃從兄妃三姊皆夫人

崔氏韓國裴氏虢國柳氏秦國上皆呼姨國忠

素亂號國以聚斂進自侍御至相繼林甫養亂之餘初

帥皆用名臣功名顯著入相林甫欲絕其路奏文將怯

兵石不若用寒族胡人上悅始用祿山至是諸道節度

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勢偏重卒

又激祿山速

成祿山之禍皆林甫專權固寵之謀也

祿山猶畏林甫狡猾蔑視國忠由是

言者皆縛送祿山乙未六月國忠使京尹圍其第殺其

客其子慶宗尚主在京密報之祿山愈怒十一月遂反

未幾反范陽陷東都祿山十一月自范陽引兵十五万

未幾反范陽陷東都反陷河此諸郡十二月渡河水

上

丙申正月祿山僭号東都

兵殺掠官軍盡敗陷長安稱大燕皇帝六月陷長安

白官送洛陽殺王侯將相家并及嬰孩殺公主王妃

等八十三人祭安慶宗先是乙未誅慶宗至是妃

死皇孫郡縣主二十餘人

國忠於是首倡幸蜀之策

六月建議幸

勸上從之國忠上至馬嵬驛名

兵擁不前國忠伏誅

自領劍南節度

上

之國忠上至馬嵬驛名

兵擁不前國忠伏誅

將士飢忿陳玄礼以禍由國忠殺之屠支体以槍揭臂

首并殺其子及韓秦夫人又追殺其妻女及虢國等

妃缢死之塗路側時年二十八軍士乃整部伍爲行討

車駕乃西遂留太子討賊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

之不可恃治之不可忽也如此況棄妻殺子淫奪子婦

綱常滅矣其能長久乎陳同父曰玄宗之失豈特在於

天寶之後而禍亂之原蓋已萌於開元之初高力士爲

右監門將軍見於開元之元年癸卯則是奸邪之淮

卷一百四十四

通鑑卷五

一六

劉平全

太子從君父入蜀至馬嵬丙申父老遮道請留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須臾聚至數十人帝涕泣跋馬欲西廣平王倅建寧王倓音談皆帝子倅昌六反與李輔國執韁諫鞅苦貞反馬勒也玄宗乃命分軍從帝父老撫太子馬不使至使人偵之還自狀上曰天地乃命分後得行玄宗總轡待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偵地正反間也又宣旨欲傳位不受既留未知所之倓曰殿下嘗節度朔方宜就以圖大舉至平涼杜鴻漸來迎朔方裴冕隨至河西留後裴冕隨至司馬皆以朔方爲勸至靈武裴杜請遵馬嵬之命即位丙申即位改元至德乾元二年在位七年首任裴杜裴冕爲相杜鴻鄭一在青舍人郭子儀書李光弼戶書並同布衣矣召山人李泌侍謀軍國布衣矣補其稱復兩京以泌謀居功大廣平王爲兵馬等

彭原

原僕而北兵至明年移軍鳳翔

改駐郿

先

其年復兩京

九月廣平王將回紇等軍敗于儀復長安

陽東京賊奔河曲十一月平河南河東

是時慶緒殺父祿山襲僞位已久矣

上皇還京師

帝

月發鳳翔入長安十二月上皇至長安上表請避位不許父子重歡宗廟再安何其

中興之速哉良由委任郭李之事廣平王以長子當帥

師之任杲卿真卿倡忠義於河北張巡許遠遏賊勢於睢陽所以卒能成克復之功也

初乙未十四郡皆降賊獨平原

太守顏真卿朝賊使起兵遣司兵李平間道奏之玄宗

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丙申七月真卿

以蠟丸達表靈武上以蠟丸致赦書真卿領下河北河

南江淮由是諸道徇國益堅

○乙未十一月真卿從兄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復河北十七郡太原王承業掩

其功公起兵才八日賊至告急承業不救恒山陷罵賊

見殺○丙申正月真源令張巡起兵被圍八十日大小

三百戰敗令狐潮走之七月大破賊將于雍丘丁酉正

月賊將尹子奇十三萬趨睢陽太守許遠告急列合兵

禽賊將六十人殺賊二萬餘遠推刃爲王賊遁衆議棄

城走廻遠以睢陽江淮保障堅守食茶紙雀鼠婦人然

等十月城陷皆死之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万

當是時賊勢雖敗餘孽猶存

初復長安慶緒走陝復洛陽等走鄆

六月李光弼勸上陰使烏承恩圖思明因慶緒使者來降戊

日反己亥正月思明殺慶緒自号大燕復

脩典憲以大中興之功奈何不爲經遠之謀專務姑息

之政名器不可假人者也先是既以官爵賞功軍士僅

僕至衣金紫而稱大官雖有告身僅易一醉

府庫空以官賞將士給空名告身臨事注名廢置人主

之大權也今蓋於邊帥之置不問賢否惟察軍中所欲

立首授以旌節戊戌平盧節度使王元忠死令蔡節度

大將軍告身僅易一醉應募者並衣金紫

立首授以旌節所立之節度由軍士廢立自

名器喪用於下廢置不出於上唐紀綱至如此壞

不可收拾矣至於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使李郭名將

爲所節制

戊戌以官者朝因節制討慶緒以李輔國專掌禁兵雖制勅

必經署而後行於斯二者尤爲紊亂

陳同文

猶未也論帝

大節有可言者馬嵬之命雖不受於前靈武之勸何遽

從於後已不能免叛父之譏至於畏輔國握兵而劫遷

上皇之罪不敢問

上皇居興慶宮庚子七月輔國逼張

擢兵不決輔國本東宮小

委以兵柄反被鉗制

畏張后惶戾而問安西內之

書不敢行

辛丑端午山人李唐見上抱幼女日朕念之

張后不遂致上皇竟以憂崩

壬寅三月甲寅帝徒以哀慕而

及丁卯無補於孝子之事矣同日之內張后子母

后子越王

係充皆戮於輔國之手

輔國與后晚有隙元振附輔國

王侗元振爲亂太子不可后召係謀之元振

以告輔國遂誣后別殿上崩殺其子卯

嗚呼以一人

之身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近小人

之禍其烈如此可不戒哉輔國隨亦爲盜所殺竊其首

一臂而亡

十一月代宗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

代宗

豫初名倣肅宗長子壬寅四月即位癸卯

代宗

武復東京

壬寅十月先是庚朝義授首大河南北復爲唐

土要多僕固懷恩之功也

壬寅十月命雍王适元帥僕固懷恩副之及回紇等兵十

万發陝州擊賊橫水賊陣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單騎

突厥奮擊大軍乘之朝義大敗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

陽城又追敗朝義衡州懷恩子場又敗之於具州又

回紇敗之於下博朝義走莫州圍之其將田承嗣說朝

義親往幽州發兵救之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其母還

於官軍場等又追及之遂縊獄中癸卯正月李懷

上

四百六十六

通鑑

卷三

十一

十一

十一

獨惜夫轉聽懷因之奏用賊乎薛嵩田承嗣李納

仙李寶臣四節度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河北既平據因

以朝義降將薛嵩爲相備邢洛貝磁六州節度舊日承嗣

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

龍節度使及成德李宝臣與山南梁崇義淄青李正巳

分帥朝廷獻以苟授之

結爲婚姻互相表裏其後各廣土地根據盤結自署官

吏不供貢賦一付姑息不能復制名爲藩臣實皆蠻貊

異域焉正已初有淄青等十州後平李靈曜又得曹濮

等十州擁兵十万雄據東方○田承嗣據魏博

相衛洛貝漕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

各兵五万○梁崇義據襄鄆均房復郢六州兵二万

再誤於辛雲京以疑貳致讒使壞因冤抑莫訴卒引冠

反噬初懷恩受詔與回紇相見太原河東節度平雲京

反疑可汗懷恩壻恐合謀爲患閉城不擄師乃賊平

詔懷恩送可汗又閉城不相聞懷恩怒貝表不報雲京

又詔中使言懷恩回紇謀反懷恩上書自訟遣使驗

大計

諭欲入朝爲副將所制不果癸卯秋遂反故安史之亂初平而夷狄之患隨

至吐蕃入長安上有陝州之幸儀引三十騎收兵四千

至虜道十二月子儀迎上還長安日用卿不早故及此

懷恩兩引外寇遂有奉天之迫涇陽之圍甲辰八月懷

蕃入寇陷子儀自河中入朝命鎮奉天十月迫奉天忽

遇子儀大軍驚愕涉涇而遁○乙巳九月懷恩復誘二

寇至懷恩暴疾死鳴沙十一月二寇合圍涇陽以懷恩死

爭長分營子儀單騎見回紇責之且說襲叶蕃吐蕃遁

去追殺方計

所幸子儀精誠威信戎狄懾服有以辦此虜而

使王室之再造也大抵帝仁而不武委靡太過剛斷不足

權歸閹官程元振用事壬寅代輔國判

來瑱以宰相

遇讒致死癸卯瑱初在襄陽拒元振李光弼憤鬱竟殞

其生元振忌諸將功欲害之故十番入寇徵兵光弼等

畏不至又不敢朝諸將遂不復稟令光弼愧恨卒

鄒子儀擅廢家居不保丘龍

盜發于儀父瓚一元振朝恩離構百計罷副元帥遂上

肅宗詔書自明方悔悟眷禮

委魚朝恩之專既爲觀軍容使而總禁

兵癸卯復判國子監而掌文教能執筆禪章句藻自謂才

武兼文

元振竟以掩蔽虜寇幾亡社稷甫削官放逐

癸卯郊

博柳伉奏元振專權奸忌口番入寇不納朝恩僅時奏狼狽出幸詔削官歸田流死於道

朝恩勢傾中外

政有不預聞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耶上始不堪

乃與元載謀誅之

庚戌三月

元載竊居相位十有六年政以

賄成僭侈無度既誅朝恩驕奢彌甚始正典刑

丁巳伏

八百斛他物稱是臨刑請主者快死曰相公蓋皆已

領受少汗辱脫繫襍塞其口殺之并誅其妻子子

晚矣至於理財也以劉晏第五鑄管鹽鐵猶爲不足

壬寅戶侍充轉運鹽鐵等使

鑄榷鹽收緝錢十餘倍

甲辰稅錢俸租農調發始以

前定稅數以夏秋至是國用不足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

乙巳五月第五

取畿內麥

己酉請十畝稅一

不至不足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

丙午五月以星變外寇逼

於崇佛教也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九月以星變外寇逼

九月以星變外寇逼

資政西胡寺

京畿方青即征之

戊午造章敬寺毀曲江及華

龜譙

中書符令僧四方求利營之

庚申度出

廣度僧尼千人

壬戌度出

清宮給費万億造金閣寺

丁未造章敬寺毀曲江及華

山鏽銅塗金爲乞費巨億工續

給中書符令僧四方求利營之

庚申贈章慶僧不空官于時三相入

孟蘭盆儀贈亡僧

戊申贈章慶僧不空官于時三相入

侍多談佛理中外相化廢人事而奉佛法刑政日紊唐

室大壞決於此矣

元載王續杜鵑漸皆好佛奏國家運

病死一二寇不戰而退上遂深信

